

翰苑新書

第五十七冊

續集卷三十一之三十四

舉自代類

舉科目類

謝到任類

通交代類

謝內除類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三十一

續集

# 舉自代類

謝李尚書舉自代

方烏山

將指輶軒殊負錦游之愧露章索座有華袞字之褒其知  
我哉莫累公否若稽前哲深感盛心介為時論所喧雅見  
彌於永叔軼陷深文之久獨受薦於景仁蓋深知從古之  
難逢而衆惡非賢之莫察豈特接連於氣類固將扶植於  
孤危伏念某質弱氣卑才凡識闇少也處鄉黨之際但見  
恂恂老而仕朝廷之間亦非諤諤徒以處得言之職冒而  
犯不韙之愆並游吐舌以相驚旁觀搖手以為諱天王明  
聖何難亮佛骨之忠入言沸騰皆欲抵鬼薪之罰一朝沙  
汰四暑山囚兢兢然畏威敢怒之懷孳二焉省躬補過之  
義雖石猶生我何所病諸而臆能汚人誰與比者曾謂近



臣之薦口願先遠士之危蹤力不勝衣目為剛毅學僅識  
字品以深醇乃若忠賢之褒尤非鄙拙所稱尚衆議之未  
息何時論之交歸欲俎豆予可謂取人之勇不瑕疵汝得  
無乖俗之嫌誦妙語之吹噓起懦衷之激烈茲蓋伏遇某  
官道先民覺學通聖涯緒論微言衣鉢關河之派高文大  
冊箕裘匱室之儲慨念時賢誰同心事向來論建惟閩蜀  
之人多爾後擠排幾嶺侮之禍作特借妄言之士用彰不  
諱之人論思之選清華安用此物春秋之志微顯實攬我  
心某既入品題敬求攀附未應泯默銘宥坐之銅人尚賴  
飭脩望南都之鐵漢過此以往莫知所裁

謝聶問學舉自代

劉後村

門人願學豈必如師問老鳴謙以為勝已衆訝題評之誤  
獨銜器遇之深昔者虞廷夔龍交遜至于晉國韓趙相先  
漢魏以還公卿初拜太尉讓官於處士司徒避位於逸民

雖先王貴貴之分嚴豈容躡等然前輩賢賢之意篤不憚  
屈身粵若本朝最為近古從橐始除之三日公車許上於  
一人事既繫於觀瞻勢難輕於許可如某者品流至冗名  
論復卑蚤從薄宦以驅馳頗辱諸公之辟召素無才用安  
敢望於群賢因好文辭遂見輕於識者亦欲以事功而自  
勉庶幾乎華實之相兼然而新舊未享狂名久者已絕望  
於一時之君子乃見知於兩制之近臣先朝設科目以掄  
材首叨剡上陛下發德音而訪落復入彀中屬者冠直西  
清出番南國繫繫抗循墻之疏惓惓温推轂之言切意燕  
昭姑惟始隗孰云夫子乃不如回凡執事所以薦揚非不  
肖所能負何茲蓋伏遇某官東知列聖宣力四方物色奇  
材任韓范功名之責作成後秀主歐蘇文字之盟僕方仰  
其弥高公則欲其速肖某敢不益堅微尚仰副深期第恐  
下愚企上智以相遠詎容弟子與先生而並行不贊之恩



必死以報

謝洪中書舉自代

劉後村

訪梅東閣嘗陪度愼之游起草西垣忽有虞廷之遜惟公此舉非僕所堪切呂斯文之哀至於今日而極規規制朴類慙作者之風寂寂微花未識舍人之樣方天子屬絲綸於閣下而國人觀袞芥於筆端豈無宜為誥之才猥舉不能言之士伏念某少狂自喜晚悔莫追謗訾之言盈廷權貴之噴如屋雪霜質質於交茂以何傷風雨淒淒獨雞鳴而不已偶際清明之始稍收留落之餘頃隨出塞之旌旗獲侍平山之樽俎慕顏淵之附驥寧不思齊歎老子之猶龍居然難企而况有累年之離索無一字之干摩王陽在位貞禹彈冠雖賴故人之引類禪讓為命子產潤色詎容拙者之措諄謂嘗摘艷以熏香欲使運斤而代斲任章初上傳說皆驚太白眼高固已掃空於海內浩然肩聳若為

携入於禁中徒感盛心恐孤精鑒茲蓋伏遇某官金声而玉振地負而海涵扶綱常於寶慶之奏篇判忠佞於端平之諫紙脩名姱節惟斗南之一人傑作雄文亦江東之獨步尚引扶於後進力吹送於明時而某學既荒蕪材尤哀落惟勉平生之大節妄希執事之餘風非復少年啓夕秀於未振庶幾它日知寒松之後凋

謝余中書舉自代

鑄

劉後村

寒垣草檄嘗論管鮑之交禁掖演綸忽有夔龍之遜憐才至矣量已缺然共惟三字之除榮於一佛之出本朝之大詔令聿新當世之觀瞻天子用老舍人一洗斯文之卑陋所謂當仁而不讓夫何有大而能謙擬非其倫或得以議伏念某粵從少日辱在下風邊地苦寒共被聽蕪城之柝江風甚惡聯鞍登瓜步之舟始欣鵬鷁之偶同俄歎龍豬之相遠我生白木鏡已為農圃之歸即對紫微花真有仙



凡之隔况記室又踈於書札乃公車忽上其姓名豈嘗就  
梓匠之規欲使代玉人之琢行人子羽東里子產仰諄令  
之獨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必才名之相埒乃若蹇蹄非  
汗血之駿宿瘤異捧心之妍雖欽濟濟之風實抱空空之  
愧茲蓋伏遇某官文根義理學沂本原謀國事瞭若蒼龜  
窅人材過於珠璧謂拔茅而進摘君子之道亨儻伐木不  
歌恐朋友之義缺因同袍之一念惜華袞之片言而其舊  
聞既荒新意絕少立馬揮制難希作者之餘風附驥顯名  
徒有平生之壯志

謝閣學王侍郎舉自代

劉後村

寶度優賢姑慰國人之望公車引類迥蒙閣老之知所愧衰  
年曷堪盛舉自唐虞之命元凱至漢魏之冊公卿伯益作  
朕虞乃欲讓于朱虎華歆拜太尉亦乞授於管寧共惟本  
朝薦代之規尚存古人相遜之意况公之褒貶嚴甚而士

之軒輊繫焉如某芳猶非非髮已種種向來言語類楚接  
輿之狂老去形骸有哀駘駝之惡逢人莫不掩鼻通國無  
與立談避謗深藏貪榮浪出念正始世嘗聞中朝之金声  
数元祐入僅見南都之鐵壁運之隆替有公等在意外所予  
奪而天下從何取於兩端空空之夫欲進之九官濟濟之  
列豈憎媮媚寧予鹿麕踈茲蓋伏遇某官性學窮乎天淵直  
聲動乎穹壤坐虎皮闔新義士所樂聞執牛耳主齊盟孰  
敢不聽亦猶歐稱子美坡獎介夫求全實難取節亦可某  
年侵耳順事與心違回首故棲未免負鍾山移文之媿乞  
骸早退庶不為古靈薦稟之羞

謝王侍郎舉自代

劉後村

登賢禁索有大勳勞引類公車不遺故舊吹噓所及晚暮  
奚堪歷觀昔賢有處高位雖得輿而無愧猶推轂而不休  
或評陸遜之才名宜為已代或表錢徽之年輩謂在臣前



遊哉遺風盛矣茲舉伏念某入山林而不密迫鍾漏而猶  
行好事傳訛記三五少年之作傍觀責備笑六十老翁所  
為不能埋輪而立聲名蓋嘗上疏而乞骸骨唯論交之再  
世况受業之同門聽輔嗣之金声親陪塵尾得右軍之爾  
紙常珪篋中車笠之勢又分膠漆之情不改屬者寵嘉勞  
奮登陟論思運流馬以餉邊扈屬車而上雍仰盛世愛龍  
之遜必允僉諧先平生管鮑之交懼非確論茲蓋伏遇某  
官提老師之文印傳名父之心燈謂人物耿然深起之材  
之歎憫朋友缺矣首歌伐木之章既信復疑以榮為愧某  
摧頽暮齒感慨盛心尼父夷吾豈果不如於農馬退之東  
野願為相逐之雲龍

# ○舉科目類

謝游樞密舉顧問科

鄭雪巖

志尚不凡學為可用見於已試籍  
甚有聲可舉學問該博備顧問科

昌黎伯仰之山斗咸願登門絳縣人困於泥塗誰能推轂  
况化鈞塊北之始正善類鼓舞之辰鷄表高飛魚淵下躍  
切以元祐十科之設慮有遺珠春秋一字之褒榮甚華袞  
蒐羅之目猶舊選拔之意則殊或謂愛禮以存羊未必按  
圖而得馬然而万户侯未敵荆州之一見百斤金不如李  
布之片言士以經品題而為佳人豈知窮達則有命已入  
古靈之彙雖晦而彰未登六一之堂有生一忝乃知共貴  
莫重得名故鬼神猶得而聖宜王公不輕所予若某者志  
欲行古道才不逮今人在學二十年師之友之謹其擇茲  
官七八載國尔公尔忘其勞敢云了官事則付癡兒而欲  
饗天功以為已力泮宮獻賦實魯僖公之化行憲慎明刑  
亦暴公子之職舉載戢弄潢之警上寬當宁之憂誤蒙諸  
公之見知反謂議曹之可取頭顱如許豈望好官脚色旋



添但誇舉主自分賡武城之一曲未嘗投光範之三書所  
幸得大賢而依歸已足慰平生之寂寞逢人說項每推許  
議論職業之間極力鑄顏乃挈置文學政事之上德之弗  
循荒落已甚問則弗知應對安能將玉于成猶金就冶吹  
噓若此報稱謂何茲者恭遇禁官忠孝之家道德之望岷  
峨之下相繼老泉東坡述作之大全濼溪以前直尋子思  
孟軻傳授之極至寒日照潭而自許巨浸立柱之不移攢  
眉時事之方殷冷眼俗流之相激帝謂李藩批勅綽有真  
宰相之風公如仲淹領銓確守百官圖之獻匪求人助自  
結主知登庸宥密之聯啓沃嚴疑之地爰取呂文穆夾袋  
之記以新司馬公更化之規一語褒揚百陪聲價其銘篆  
盛賜佩服終身中外相應義理之文肯效不根之方朔明  
良賡歌典謨之作願隨邁種之臯陶酬洪造之無限惟所  
學之不負

謝傳侍郎舉著述

後村

瞻耆英於洛社嘗聽緒餘薦墨客於漢廷誤蒙印可常恐  
終身之抱璞乃蒙具眼之賞音誼重噓枯感深出涕切以  
洙泗之盛始分設教之科漢唐以來代有能言之士然晁  
董名儒而不免科舉之累若燕許大手而惟工臺閣之辭  
才之難全古所共歎暨我本朝之盛際森然諸老之名家  
六一之文唱於漢東宛陵之詩鳴於慶曆未幾一變遂宗  
王氏之新經厥後橫流別出江西之宗派正大之理破於  
穿鑿渾厚之躰溢為尖新有如命世之宗工方紹斯文之  
正統豈伊孤陋亦玷品題伏念某家故為儒幼嘗承學善  
和書卷頗窺上世之舊藏杜曲桑麻粗有先人之薄業自  
執手周南之後多卧疾漳濱之時念頃為舉子之詞章屢  
不合主司之程度既無用於斯世遂專攻乎古文凡卮銘  
鼎識之聲牙若冢刻山鏡之奇恠大易之繫閔睢之亂太



史所錄離騷所吟足馬揚州動戍鼓城笳之感蹇驢鍾阜  
多故宮廢苑之游每發於羈旅行役之間未脫乎山林草  
野之氣尚恐俗人之切矣云何哲匠之見推謂其有記覽  
之功憐其抱刻苦之意期之以討論脩飾之事借之以溫  
潤典裁之褒知已則深揆才不称茲蓋伏遇某官名塞宇  
宙識窮天淵標致萃乎山嶽之高文詞協乎律呂之正聞  
諫議之伏閣願拜陽亢宗論公孫如發蒙獨憚汲長孺進  
有百篇之論疏退無一飯之忘君粵從為綠野之遊了不  
作黃閣之夢獨有憐才之一念未嘗棄士之寸長某敢不  
激烈銘知專精講學文章小技敢於世俗以求名節誼大  
閑願以師門而為法

謝聶侍郎舉著述

後村

南畝明農未嘗涉學西清薦士見謂能言諭聞露奏之新  
深恐風傳之誤切以才思乃天之最吝文章自古以難工

或擅一長罕兼衆妙龍筋鳳髓要非根理義之言蟬噪蛩  
吟不足鳴家庭之盛是必夙通其軀要始能仰副於品題  
如其者少也精思壯而麓使衆方論於功級獨切者於罪  
言曲突徙薪莫悟主人之聽懷鍼索文甘受庸鑿之名因  
屏處於空荒頗自娛於淡泊缺書脫簡古文奇字追往日  
之遺忘通邑大都名山巨川憶平生之游歷足以曾中之  
鬱結發於筆下之淋漓然多得之呻吟佔畢之餘非可施  
於潤色討論之際敢圖称墨過誦雄文辱閣老之見知恨  
鄙人之不称茲蓋伏遇某官經綸業鉅獻納班高羽扇麾  
軍固已吞敵人之氣角巾還第不忘憂天下之心將建大  
功亦收小技某敢不稍溫故讀力企前脩桂伐膏煎深悟  
虛名之累霜降水涸少求實學之歸持此酬知庶乎無媿

謝胡礼侍衛舉著述

劉後村

獲龍之選國之英華游夏之科士所歆艷忽承異獎寧允



衆言自前世多篇翰之才至本朝重性命之學談經者幾  
欲廢史窮理者罕能脩辭蘇程往日之隙深朱呂末年之  
論異有如哲匠方融液於會中何取設儒亦招徠於門下  
伏念某闇於見事病在信書每言名教之中自有樂地及  
處利祿之際則如怯夫驗世變之推移攷人文之合散風  
餐雪霰常篤守其所聞岩居川觀頗自鳴其不遇曾是窮  
愁幽憂之作達於言語侍從之臣品稍介為潔脩目槁乾  
為清潤固知先達欲士子之成名終恐後生議我公之泛  
愛旁觀莫掩內省亦疑茲蓋伏遇某官研極幾深接扶統  
緒當氣節頽靡之後鳳鳴朝陽於耆舊凋零之餘玉振江  
表謂微言之幾熄至小技而並收某敢不佩服新知切悃  
舊學雖居顏巷尚自勉於聖賢儻畔韓門豈不慙於師友

謝趙倉舉文章

方壺山

千里騎驢甫遊京國一封薦鵝至自明臺以文為名則僕

豈敢自孔門分科之後而漢世取士于茲今則加詳搜於  
已仕侍臣謂之著述庶使命以文章梁苑登名號儒榮之  
極至齊竿異好觀時尚則不然黠者以治賦推健者以乘  
邊顯詞科久厄薦目可知紛公車之交騰東東問其奚恠  
妙參造化不應衆作之多歷數宗工所立一人而已中壘  
未成書於藜閣謫仙未應制於金銮坐名高而莫之容幾  
技成而無所試吾徒乃掌帝制宜汗爾顏先生反教人為  
有笑于列雖工奚售况實未能然或預其品題抑所期者  
父遠如某者長在淳熙之後僻居遐嶠之濱無明師良友  
授以規模無洪河泰山博其聞見識字畧欺於項籍作文  
難示於張昭少也氣豪誤入主司之聽言之耳熟可勝舉  
子之羞歐陽始讀於古書明允尽焚其舊藁七年一室再  
仕四方倚雷潭而招演仙登滕閣以賓帝子沉酣乎先秦  
兩漢泛濫乎諸子百家步驟驅馳初疑下筆之易分革剝



落漸覺用工之難有軟血以司盟敢持香而歸敬樞趨節  
下稱煖座中慨然足以京負否猶佳其題目其狀俗豈能  
考古誼其言淺其足也事情貌取而失之昔者明戒辭達  
而已矣似焉實非辱哲匠之見推聽俗人之旁議薦上林  
於天子驟以名聞宿浩然於玉堂留為後遇既欣得托然  
亦切疑昔之有作奚其稠計其用心非不若如壑中潦如  
草上螢洙泗有云文學則須餘力伊洛亦謂文人便無足  
觀孰能永其傳哉吾嘗聞之師矣伏遇某官先生言妙天  
下精詣古文有本如斯熟考亭之素講以氣為主稟慶元  
之直声澤之以道其根深發之以節其分遠合三者以行  
世視四海若無人借後生以名文或疑多可稽前輩之法  
度大抵皆然遂使佳評輕施陋質某敢不深踐實地匪徒  
空言寧使議韓自文章所倒學僅母效柳至出處則費諱  
儻其有聞附以不朽

代南康章丞謝陳憲舉科目

鄭雪巖

舉詞云學探本原文有關鍵

許舜蒙黃相國之見容過称廉吏斯立得韓昌黎之推與  
有忝文丞幸遇名公之品題足慰暮年之牢落敢因革袞  
寵褒之語以謝緇衣樂好之心切謂學所以美身文所以  
貫道人而不學所蔽者愚言而未文其行弗遠奈何徇口  
耳以求末者潢潦之竭摘枝葉以為華者擗樽之災自孟  
子既沒其傳無宗自班固以下所作不論必學有師承斯  
本原之足取必文追古作斯關鍵之足言苟非若人者流  
徒玷設科之意如某者青衫下吏皓首癯生當其可之謂  
時已負三紀窮年之志不知老之將至頓覓五十九歲之  
非既慚幼學而壯行安能博文而約禮固宜沒齒於泉石  
之下然猶糊口於斗升之微空桑之奏好者希大美之調  
味已薄世所鄙者公何取焉茲蓋伏遇某官官清冰壺名



重泰嶽卓有祖烈踵古靈翰墨之遺酷似外家追文安者  
述之舊其為學也非經生章句之學其為文也非詞人締  
繪之文曾中羅星宿締乾坤筆下噓海岱出雲雨方且不  
以已長而自足每嘉衆善以兼容人之技若自有之彼能  
是足為良矣肆令陳腐亦發新榮某敢不守之愈堅磨而  
不磷常夜以思不如學肯倒行日暮之塗縱身將隱安用  
文尚能紀天齊之石其為感篆固既編摩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三十一

續集

李友春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三十二

續集

# 謝丞相啓

謝到任類

南康到任謝廟堂

方巨山

一麾江海敢圖縮戌之期三逕林立莫遂投閑之請言秣  
其馬式開我龜敢告至於鈞衡請具陳於竿牘伏念某受  
命於獨許身何愚蠢魚之癖不除信書成誤麋鹿之性故  
野與世絕疎但知惡元子之圓寧解乞天孫之考汲黯妄  
發或者亦多憚之李廣數奇不過不得侯耳無可柰何莫  
中之辯盍歸乎來谷口之耕徑削牘以丐祠章出綸而予  
壘樵牧既還其處所禽魚皆覓其歡欣方將娛憂舒悲一  
發於詩政自伏澳潛深無關於世使穆生去弗果安知不  
楚市之鉗彼和氏奚沒為曹未毀荆山之璞乃趣齊丘之



成已傳張翰之歸詔恩弗許於辭行心口自為之相語晦  
庵往矣寧復詩入廬山高哉妙絕天下將不負平生之目  
且飽觀老子之書茲蓋伏遇以立道統為帝師以聚人材  
為相業當端平琴瑟更張之始律呂調而正聲諧及淳祐  
魚龍雜襲之餘雷霆轟而群陰蟄天開一泰公得衆賢不  
惟中朝無構机饕餮之傳亦欲方國有渤海穎川之政還  
觀近者厥亦偉哉謂先儒所藏書存而俗吏乃敗人意周  
廉溪幾傳至此每常思貂續之難范文正一筆勾之何拚  
去狼貪之勇遂承人之夫豈材堪某敢不近戒覆車遠窺  
往躅第漁取適遭於竭澤恐書癡無救於陋風杞菊賦成  
未免有吁先生稱太守之謂蘭亭帖在蓋備聞以著廷還  
即省之言其永寶之非敢望也

兩易邵武軍謝廟堂

前人

同舟遇風其敢視人之溺鄰國為壑不虞按吏之遙脫非

覆幬以如天誰與轉移而易也某知自矣請具陳之伏念  
某窮且益堅愚而自用當汲黯之妄發不能為性命而忍  
須臾雖李廣之數奇未嘗以屈辱而遽摧沮故知有是非  
不知有利害毋得罪禁獨寧得罪高明平生所為每坐如  
此會守廬山之荒壘正臨匯澤之重湖飛棹舳舻惟輝舟之  
湊集瓊突闌闔甚群盜之歎呼每挺刃以駭吾民至殺人  
而尸諸市可為太息莫敢孰何豈圖雄霸之風乃見清平  
之世此而不戢亂亦非難痛繩治之真是驅龍蛇而搏虎  
豹稍懲艾矣幸無舞魃鱗而號狐狸獨有湖廣之綱稍敢  
據康廬之石開薄人於險竟致漂淪籲天何辜有來赴愬  
然則為之長者得不追而杖之夫奚禁黠吏之單辭已觸  
權貴人之盛怒冠雖弊不以直履人謂斯何水之激可使  
在山慮不及此其所謂之躄統實可駭於文移縱自卧上  
床使君卧下床未除豪氣然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胡涉



吾疆驟騰劾奏之章重費并包之度此蓋伏遇某官以皇  
極容受以大明照臨謂爾湖廣謂我江東瞭然漢地理之  
志効此鄰邦効彼朝士岌乎唐藩鎮之憂於其不得已之  
中示以聊復爾之意蔽自密運薄言對移失一老兵得一  
老兵無傷於毫髮待以國士報以國士敢敬布其腹心尚  
念其草茅以習固然萍梗之蹤方定若曰統臨之部本無  
界限之分恐郡國難而朝廷處之亦難既江東可則福建  
奚其不可畏首畏尾吾身餘幾誰云天地之寬何策何筮  
爾牧來思孰與山林之密敢因摧謝併以懇祈

邵武軍到任謝廟堂

前人

以播易柳盡出寬恩自江入閩已祗遠戍謹曰老生之直  
諒備知吾相之曲成庶幾此声坐以無事蓋樵外之為郡  
多風波之悍民問馬及羊莫施鈎距帶牛佩犢動以兵爭  
固嘗弄鋤挺而貽內枕之憂至今解網紐而無甲今之懼

真喜則入怒則獸之處屬方有於小驚追車如棲馬如狗  
之來乃亡何而自定豈龔遂能安渤海之盜豈汲黯能寢  
淮南之謀事有偶然况如某者徒以柔不茹剛不吐或嚴  
憚之若夫用之行舍之藏孰主張是比觸權貴人之怒已  
歌歸去來之詞或曰自近移遠宜若賤然詎容堅臥如使  
以退為進是謂過矣必毋留行冒為此來吁豈得已不圖  
狂狷乃有聲梁楚之間或可輯寧俾無異魯鄒之俗聞之  
道路相與輿言無犯有司是嘗折南陽帝親者頗哀老子  
其將如癡兒官事何幸此危蹤轉而安跡此蓋伏遇某官  
以六經熙帝載以三代育人材不得中行而與之寧使負  
草茅之氣吾見君子斯可矣毋令坐口語之愆乃陶埭北  
之鈞不失邯鄲之步某敢不愈堅苦節無縱詭隨所恃  
本朝清明直為壯而曲為老固使初心變化前日是而今  
日非惟有拊摩是為稱塞



代陳真州韓到任謝丞相

後村

叨臨鄉壘甫切便安改戍邊州俄分憂責銜知愈重圖報  
 滋難伏念某頃以書生游于戎幕攀鱗附翼固無奇偉之  
 功騎虎握鬚習艱危之事過蒙大造俯錄微勞一脫選坑  
 再塵朝序及煩言攻擊歷疏往日之愆尚一力保全異獲  
 它時之用昨辭堂檄遽假郡遂過庭學禮之心有閉閣凝  
 香之趣豈謂誤恩香至除日存頌試之鋒鏑交馳之衝實  
 之城池必守之處父兮生我誰獨無入子之情國爾忘家  
 安敢廢王臣之誼况作成於平居間暇際固責望於一旦  
 緩急之秋蓋聞命而飲冰遂擄擊而觸熱茲臨閉塞已見  
 吏民祖述枕戈不忘憤發伏波曳兵尚自激昂然而兵少  
 備多財狹費濶無賞罰何以作士氣失恩信何以收人心  
 儻憑廟謀克濟國事茲蓋伏遇某官勲高浴日德盛格天  
 網羅收人物之英鼓舞赴功名之會察某佩嚴君之訓粗

議義方謂某受國士之知必懷恩也終慙謗薄恐累陶鎔  
 某敢不稍色皇威益蒐軍實成敗利鈍雖難親於目前禍  
 福死生蓋當實之度外

太守到任謝丞相權武同軍

李梅亭

邊郡負承愧何功於涉筆中朝改牧命以次而設麾雖時  
 暫以從權亦日虞於非據重感大造陶鎔之賜敢廢小吏  
 茅屋之歸半刺翱翔又滅縮葵立之代無蟹易燠於監郡  
 不敢敢望於封侯方圖下考之書格布中消之謝日君之  
 使故侯攬轡以疾驅夜枕不安新尹懷章而未上勤廟堂  
 之軫念慮獄市之擾奸姑令副貳之車且護方寸之印鷄  
 兮胡瞻於不獵馬也詎可以守閭止使五日京兆之間亦  
 有千里宅生之寄科瑣邊吏非蒙真漢相之知申畫郊圻  
 安得假齊王之命茲者伏遇某官得聖之任為帝者師萬



億年敬天之休豈止書郭中令之考五百歲名世者出蓋  
欲傳孟軻氏之宗更新紹定之初元遴選神爵之良吏謂  
友邦必立之亞旅正欲充虛幸督郵來逐於龔丞不妨借  
聽雖小人秉器終於必奪然大鈞播物允矣無垠某敢不  
三思而行一日必葺雖慙尸祝代樽俎而代庖人之勞當  
籍吏民封府庫以待將軍之至

榮州到任謝丞相

前人

佐黔巫之東鄙甘半刺之翔翔守巴贊之南榮累一陶之  
坯治幕府十年之未久角巾兩火之可逃間閔半暮辛苦  
萬狀甫茲領事率爾裁成伏念某才不瘡人學徒泥古招  
諸生於館下幾毀于隨處別駕之治中無材可展姑俟及  
瓜之代式遄行李之歸敢圖分銅獸之符猥使展石龜之  
郡惟和義之僻壤實光廟之潛藩并軍開府獨未沾恩  
視邦選侯率多就近蓋民田歲租止五十石而公使年計

僅六百緡財匪鬼輸全仰作鹹之潤郡資并養詎堪竭澤  
之漁比緣花破於皂胥今遂草薶而赤立欲俾尋常之外  
頤增十萬之輸數畧入池寧保四郊之無擾強弩射布但  
嗟薄命之先穿上下交征公私可痛弗獲於上不可治也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恭惟某官師保萬民弼亮四世天欲  
吾君繼壽皇之聖帝賚我公紹忠定之勲禹以功皐以謨  
邁全絕德絳之果霍之勇抑又餘收不惟垂紳正笏而措  
泰山之安且復守志厲操而抗浮雲之節勤勞二紀無寸  
晷之敢休懇避三公至累年而不受戒謹恐懼之如此熾  
昌耆艾以固然周公仰而思之不迷勤教伊尹聖之任也  
尤務旁招肆令愚儒來効凋郡尚念某進退維谷兢戰履  
冰思庶民所以安恐有負十行之賜得一事可自罷庶幾  
免百謫之盈輒脩謝上之誠併控申中之悃

眉州到任謝丞相

梅亭



東榮隱之障方幸終更分通義之符濫叨詳試適值賢  
而觀國而今主試於坤文既徹棘圍遂趨瓜戍伏念某賦  
資蹇淺觸事坎艱學術荒卑弗知深造之以道技能謏薄  
又非適用之謂才出幕十年一登文石奉祠三載半刺武  
岡曾未滿秩之間倏奉專城之寵跨捷狎之微命與仇謀  
求牛羊之芻心勞政拙得以理去不自意全丙穴維舟徑  
欲歸耕於谷口唐書傳置顧令改牧於我眉惟是四蜀之  
封疆重在三蘇之鄉國然好文而慕權勢至今餘西漢之  
風其事守如古君臣近世異北壙之記比緣兵潰轉覺民  
流厥既獻賢能之書甫及理愁恨之嘆伋去誰守猶幸滴  
博之雲收超願乞歸孰念玉闕之人老茲蓋伏遇某官箕  
裘輔弼社稷君臣精神峻喬嶽之瞻談笑回狂瀾之倒大  
鈞播物實細別於九流直柄當權亦曲成於萬物有念一  
寒之蹇剝已成十暑之暎離更以一麾試之再鼓某敢不

謹固封守宣布中和前江陵後洪農詎能及劉昆之政治  
南陽如上蔡仰在中召父之規感悚惟深敷陳罔既

運使到任謝政府

洪平齋

平擢服勞戒夙征於行部轉輸易命尋故步於提封等歸  
造化之生成慣見山川之迎送力繇任劇恩重憂深伏念  
某涉道未宏謀生更拙回首三十年之科級猶是故吾寄  
身數千里之官遊從為逆旅野鶴孤雲之情性蠻煙瘴雨  
之形容偶借便於飛鳧遂問津於振鷺寒肩自聳飽諳太  
學之蠶盜病眼生花羞對道山之竹帛人謂上車而不落  
天教引棹以先回來片影於日邊折寸衷於江表頻年騷  
繹空嗟石壕吏之詩在處蕭條忍聽新店民之語矧加旱  
赤何以陳紅不堪剗肉以醫瘡肯使椎膚而剝髓雖篤抚  
磨之念曾微歛散之功夢魂已久入於刀頭風采尚何施  
於弩末不移澤國就建計臺官僚知疾惡之襟期父老識



周咨之面目寵誠為過計實非輕石頭上下之雲屯張頤  
皆是楚尾東西之露積倒指无多既无從辨之才徒重之  
興之嘆然自一坐儒冠之誤而乃兩叨使節之華必有宗  
工與為道地共惟某官天民先資故國世臣股肱良哉奕  
奕臯夔之事業羽翼成矣堂二園綺之衣冠迄成安靜和  
平之基益講勞來還定之政軫万方之疾苦選百吏之循  
良念司馬公用解于以福齊魯之區而王文正命薛奎以  
寬江淮之力凡俾供於飛輓非欲巧於催科爰及庸虛亦  
蒙差擇某敢不力鞭駑駕期吞鴻私平日讀書僅得節用  
愛人之語自今從政當思裕民足國之圖

安撫到任謝任參政

代鄒給事

李梅亭

輿轎踰嶺方營三徑之謀鼓拙浮湘又玷十連之寄在相  
國知之至矣殆鄉人善者好之昉泣事之云初豈侑辭其  
敢後共惟某官人今而心古氣勁而貌和學問淵源得專

主庇民之道緒於土直為開物成務之才自翊輔於天樞  
迄規恢於土宇晉參大政益播壯猷天將降任是人庸釋  
高文之宿憤予惟克邁乃訓共觀周召之同心某分聞周  
功歸田已幸敢意躋班於延閣更令承惠於价藩惟是清  
淑扶輿之區尚多愁恨嘆息之俗鼠窮已甚蚤負奚堪必  
先達之士為之前焉既感裏言之賜有刺史之榮无其難  
者尚祈終惠之私

漳州到任謝宰相

巽齋

老境知非敢冀三刀之夢隆恩起廢忽分千里之符塵已  
遂於滌龜書敢稽於繫鴈伏念某家本寒素分守迤邐壯  
年雖竊於文科三紀猶沉於選調日斜西崦將絕望於榮  
途天到盡頭忽回光於末路仰逢鈞造擢真周行璧水蓬  
山猥玷清流之選璿源粉省存叨兼職之榮乞循更迭以  
便私又遂始終之從欲不知積咎竟速煩言畏此簡書殆



若擬刀之在頸生我父母復思嚙臂以痛心免大譴何示  
 小懲戒繼獲起家而為郡又令使道以之官今入境以班  
 條且按圖而視謀也鄰於廣雖居閩嶺之窮州創於唐實  
 割朝陽之半似是青檀之舊知勞黃閣之思豈伊胥人有  
 此榮遇茲蓋伏遇某官洪深而雨括恭敬而溫文已能大  
 周公之勳又將過汾陽之考慮一夫之不獲如有隱憂故  
 曲藝之兼收咸歸器使遂令猥瑣亦忝布宣某敢不仰體  
 鴻私務安海嶠知食其食則事其事斯謂官常若樂其樂不  
 憂其憂實于邦紀誓殫精力仰答鴻恩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知高郵到任謝鄭丞相

湛廬

頃辭東第往視西師駱轡晨征倏踰名雪虎符夜下易泣  
 秦卸身隨隻影之孤日越九秋之六甫交賤職宣諭勅書  
 戴白垂髻逃空虛而出聽荒城斷壘漸笑語以迎門不圖  
 亂離復見官府知中朝之恤難與外服以更生復之虛庸

父焉閑散自解絃而善治始結綬以登畿出相洛陵入奏  
 便殿妄論中原之向背歷陳前事之是非雖彼韃之驟暴  
 強殆天亡者欲方今之言戰守往身任之茲東障以寔來  
 類請纓而自効登陴一望積水四環南渡之初與楚俱必  
 爭之地北盟而於後淮為稍富之邦蘄牙其間蹉跌至此佳  
 兵所處垂罄可知痼瘵疲氓跣跣露涸轍之潤布告德意屢  
 空挾纊之言矧青徐野之相望有赤白囊之狎至官無遺  
 鏃入畫銷兵采薇征夫語慣飛於技劍集木歸羽心易動  
 於傷弓將道之政齊之刑然急則忿恩則肆戎樓雲靜戒  
 傳警之無訛里門旦開覺驚魂之斬定茲蓋伏遇某官訂  
 謨經遠長慮銷萌沿邊四十萬之屯載懷飢渴在廷初什  
 三之議默識短長疆場之間風寒其護既交糧莠深惜本  
 根肆求柔立之人力任拊摩之責遂容么麼獲備指令赤  
 子龍蛇當平治於弗順烏喙參朮敢錯迂於攸施亟營固



圍之方尚運籌邊之顧

得任謝丞相

秋崖

丐歸田里本為出莫之謀需次江城更冒分麾之寵苟有以藉口而去豈不勝強顏之多即日就塗再旬抵舍相國之賜大矣今者其謂斯何亦曰求仁而得仁庶幾可止而則止蓋如某者竊以為直執而無權始為建議而肯之不忠未解公孫之詐與人商論而不能下氣自取昌黎之窮儻非一轉於化鈞將必重罹於謗焰吾在汶上矣今奚費於移文君薄淮陽耶敢更陳於免牘

太守解任謝丞相權武岡軍

梅亭

補上佐以周功叨書下考攝邊城而非據又遂合符虔控謝於太鈞併循辭於小擯伏念某至愚不肖多病早衰壯不如人紛兩髦之已雪老而無子寒百念以成冰徒依突兀之萬間尚獲翱翔於半刺夜聽統如之五鼓頗似官蛙

曉聞款乃之一声便如野鹿偶挈瓶之缺守暫越俎以代庖敢言田里便無於歎愁似竟蠻貊可行其忠信沒有蒲蓮深有葭葦小不虺蜮大不鯨鯢胡瞻爾庭人固疑其鷄突此非子坐自亦愧於象幸新尹之鼎來許陳人之退屏竹齋藥竈尚堪清風明月之分桂棹蘭舟已夢秋水長天之共滿扶雖無於多日庇身尚假於一雲恭惟某官直大以方清和而任天以寧皇同符於光廟帝齊我公濟美於越王繼今文子文孫宜用汝而作霖雨乃立太師太傅真於我而如浮雲竟回渙汗之揚可見謙撝之確耶侯病瘡合從陰德以受封富公年高固有本朝之故事諒益耻匹夫之不獲必思遂萬物以攸宜尚念某何足控搏不堪位置鷄筮也承冬也亦嘗累藥籠之收鼠肝乎蟲臂乎斯固任化鑪之運其為頌禱罔既編摩

徽州到任謝丞相

汪龍溪



誤膺明詔擢領偏城地接行朝蓋今日股肱之郡世聯編籍乃平生父母之邦起廢息深叨榮媿甚伏念某一從去國十見周星投迹異州誰復過門而問字疲精斷簡徒知仰屋以看書敢圖三錫之餘仍啟一麾之使導塗挾日入境班春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退朝惘然曷為臻此惟蟠木離奇之成器由大鈞缺比以無垠茲蓋伏遇 某官間世真儒 中興名相坐籌帷幄 收四方人物之英 端委廟堂 復萬里輿圖之舊俯怜哀朽父事退藏爰力挽於江湖俾再臨於民社尋童子釣遊之處雖就荒蕪望先人丘墓之墟已寬鑿寐幸上思之稍慰宜民瘼之深求某敢不專務拊循仰分憂顧寒帷問俗姑榮 衣錦之歸上冢還家終冀 揮金之樂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三十二

續集

李友春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三十三

續集

# ○通交代類

通交代吉府教

鄭雪巖

流泮池采芡之仁餘波猶及詠庾嶺折梅之句一笑相逢方裁書憑鴈足之傳忽命使拜魚緘之寵聞音有喜天德弗讓共惟某官以天資而先斯民由鄉秀而升之學富董子潛心之業同志皆遜一頭獻賈生太息之書有識莫不三嘆方翱翔庠序之內已軒轟宇宙之間既先千佛題合上群仙府乃分橫浦之師席將尋濂溪之道源適有佩犢之風良難集鷄之化一麾而柔夷却片語而鎮州平乃知忠信之言蠻貊可行孰謂俎豆則聞軍旅未學以垂誨而立館下已足感人使正色而在朝端何難折侮先生自此升矣吾道將行也歟伏念某自昔受知于今承乏綠荷亭



下固常繼領袖之光青衿座隅又復循範模之正親莫親  
於故人之繾綣樂莫樂於異鄉之合并以舊告新有詩無  
恐對君樽酒行足慰江東之雲遺我寒氈寧有吠粵南之  
雪片新所嚮短韻難宣

通交代王府教

日新

方烏山

鱸集吉祥少駐木天之軌鯉烹得信言脂樵水之車安能  
有式於大夫國人獨喜受教於先生長者敬裁短訥往贄  
崇嚴共惟某官義獻家風時郊世譜舉幡而閉空舍主士  
者之齊盟播笏而誦阿房為詞人之獨步意其傑出必也  
怒飛曾謂廣寒之仙不嫌獨冷之職以采藻采芹之樂地  
寓刈萎刈楚之盛心閱歷眼高友其邦士之仁者作成意  
闊得夫英才而育之弦誦之最冠於甌閩矜佩之盛俸於  
鄒魯厥今上崇文治相用耆儒凡一時清望之官多六館  
知名之士况後學仰之如北斗宜諸公推之于青雲滴露

研朱暫了燈窓之課凌青溯紫穩為渠觀之遊添成美談  
突過近比某少孤多難未老先衰方為舉子時通國吠宗  
元之雪及對大廷後夫人笑劉蕢之風自合為收聲息影  
之圖乃輒居召闈取謗之地姑祿仕耳如教法何念童年  
及從詣老游而執事乃我丈人行何止踵芳規之遺後尚  
將徵大惠以居中冒然以前恃此無恐慕金莖之高趣柰  
驅於貧聞輔嗣之微言黨醫我俗其為依嚮莫究揆裁

通知縣交代

周山房

疏禁帝寵出宰王封俯慙瘵曠之餘行藉交承之庇顧平  
昔慕用之已久又子孫託契之云初盍倩鄙辭致敬下隸  
某官奕世鍾美受才絕人頌美中興駭群公而驚嘆詩追  
古始擅作者之風流追觀祖宗登用人物之時盍居臺館  
諸蓄英材之地安用一律以待長材蓋君子仕不辭卑姑  
假此小邦以自試抑下邑民弊已久天其使賢尹之來臨



某之不材繆茲代置嘗以為百里之地是乃古人之欲得  
豈有於三年之內常憂已志之不伸非事之本末不同則  
人之才否有待伏惟鑒拙者之已久思志行之孔艱泥古  
則踈必有可通之律度徇今已陋又將小出其規模庶幾  
當世不以作邑為難豈特小已獨被善後之賜

通交代曹上抗

方壺山

選人學製或有吊其失身公子在前吾何嫌於交臂託契  
茲始持書以聞某官粹根天資挺有風烈昔者兩社之寄  
弘濟多艱宜哉三世之昌亶食舊德初領戶口之籍嘗探  
嶺頭之梅熾甚聲名界之民社種桃娛母對竹讀書謂邑  
介於蹊徑之多而民如其山川之峭撫摩之不必以健顯  
感泣者相率而挽留似聞上台頗念世交之舊宏開翹館  
久需縣最之來赴闕歲除為杭佳話某自憐百拙可笑一  
官若弗求人亦莫肯顧屢嘗佐邑豈不知難誰驅之而冒  
為規講若以具在迅速朝裝之去幸又隨曹扶持男璧而  
來預知全趙斬或未告請則必言

通交代王運管

林克齋

膠庠游息悵鴻燕之去來計幕交承託金蘭於出處雖未  
接顏辭之末已相忘道術之中楊靴愧前贄緘敢後某官  
望高六館聲滿中州學自名家接河汾之流派文無餒氣  
窺海若之波瀾走馬舍選方切遲之摘髭科第直差易尔  
固將為於木鐸思樂采芹便合貯之玉堂最宜視草胡然  
廉取猶此斜飛姑寄徑於紅蓮綠水之游遂增重於東湖  
西山之勝入幙乃有此士豈專辰入酉退之勤播紳莫不  
知名倚觀朝奏暮召之寵某皇二半世矻二一科遂隨行  
缺然費畫玩時偈日久矣妨賢茲不遠於及瓜莫匪徐於  
行李同門同志敢忘朋友之先施孰主孰賓期結子孫之  
永好



與交代江司理

劉後村

鄰境注官方嗟失馬邊州除吏誤使續貂煩出命之逶迤  
欲通名而縮瑟某官品流英邁曾緒高華世有聞人遠矣  
衣冠之盛家傳儉德凜然冰蘖之清謂宜玉立於班行何  
乃泥蟠於州縣可片言以拆洞知獄吏之欺活千人者封  
行見門閭之大聞當詣闕別慶登畿某甘向閩中忽移塞  
上青袍行路誰冷杜老之貧白浪沉舟幾殉彭咸之死甚  
矣窮途之可歎坐於禁路以有妨法令為師方未知淑後  
之計藥石愛我必毋靳告新之言

代董侍郎

居誼

回聃制置

子述

李梅亭

聃鑣北闕不得同父母之邦分閩西垂茲又託子孫之契  
頓足欲舞盥手俯辭共惟某官節凜松筠識高耆蔡有謀  
猷則順于外孰窺省闈之功非仁義不陳於前親結冕旒  
之眷茲峻登瀛之步載馳諭蜀之車騎火照山紅奏功易  
希議故之恩

迓雪嶺界天白借重方深佇展壯猷進膺顯冊某父於蚊  
負甚矣鼠窮糠粃在前安得有告新之政山藪歲疾尚或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三十三

續集



李友春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三十四

續集

# ○謝丞相啓

## ○內任除授類

除左相回謝史丞相

平園

廟廷右地久矣躡居天道左旋茲焉序進內循忝冒祇益  
 兢惶伏念某才無他長愚乃自信每見輕於流輩獨倚重  
 於儒先慰薦揄揚殆非一日疑丞輔弼遂越十年在斥免  
 以當然乃超踰之滋甚覩顏外著感臆中深此蓋伏遇  
 某官盛德被躬至仁及物以厚風俗壽民生之脉以進人  
 才聖邦國之基天維監於忱誠身自安於榮祿肆推餘蔭



續集 卷之十四  
俯逮孤蹤某方欲馳詞已勤枉問占東垣之上相有慙垂  
象之光望南極之老人但致延年之祝

代吏部朱侍郎在謝丞相

賀德

參五材之訓飭攝事無庸陪四選之叅裁真除有耀焜鴻  
私之下被拊篤質以增慙伏念某才術迂踈器使竅薄父  
書蚤讀雖知激烈於古心吏事晚更未足躋攀於時用獨  
以大鈞之曲播遂令小器之先盈凡所踐更疇非躡越自  
先帝改絃之旦已玷班聯至 聖皇御極之辰遂躋禁從  
顛末為地恩意如天俾徼福於前人且增光於後裔蓋風  
屬之道則已至矣而報稱之實尚少缺如敢圖渙渥於  
大君遂使升華於小宰深惟三銓衡石之重實擅九流刀  
尺之權左稷契而右臯夔正逢連茹之會前馬裴而後盧  
李始絕市瓜之嫌愚實不靈恍至茲極恭惟 某官元勛  
不宰妙造無垠有一德而享天心世濟周家之大老總庶

職以稱上意身扶漢室之中興念斯文之氣脉未灰而吾  
道之支離如綫眷言宿老施及孤生顧未黜而反升實以  
榮而為擢某敢不體昔日傳家之訓為此時報國之恩皮  
裏陽秋敢自謂秋量之審胃中水鑑當勉殫銓總之公儻  
不媿於小心庶仰酬於大造

代魏兵部

了翁

除編修檢討謝丞相

梅亭

即者真除叨綴夏官之屬史闈假寵仍紬東觀之書曾微  
共二之材况胃兼三之寄一陶厚甚重拜悚然竊以兵書  
之在史家近分四種文事之有武備古號二塗故長槍大  
劍雖有毛錐之嘲而亂臣賊子難免麟筆之懼欲兼美職  
宜屬全材如某者見謂迂踈貌無操挾少徒志科名之苟  
得壯始知事業之無窮頃因去蓬島之船甘回泛瞿唐之  
棹既徧塵於潘閭亦將駕於輶軒州縣十七年詎曰暮年  
之去固水陸八千里寧論千里而見王敢圖三朝之會同



倏蒙一札之收召義難俟駕禮合造朝甫入勤於朵雲遙  
進班於列宿載惟文昌之務尤嚴武部之司蓋五材民並  
用之古無去兵之理而多壘士之耻也今當整旅之時矧  
不崇朝之間兼綴編年之職昔揚雄經歲餘之待詔僅試  
郎負至韓愈願年老而著書尚辭史事蛙固難於語海蛟  
詎可以負山共惟某官柱石九筵權衡庶彙合臯陶合稷  
契天知許國之心若伊陟若巫賢人仰傳家之學調十五  
載更絃之化收七十城憑軾之功雖當百志之惟熙益思  
九德之咸事必欲與天地以相似不容委人物以眇然猥  
挈孤蹤亦污高選某敢不勉思厥職惟既乃心乏姚崇奏  
決之材恐空塵於戎部成魏收直筆之願當圖勉於策書

除秘書省謝丞相

秋崖

子來幾日慨懷歸去之辭禮絕百僚敢意褒榮之字妙鈞  
播於塊北繫神光之陸離永言藏之可謂遇矣伏念某起

於樵牧僻在山林古心古貌而讀古書自志其拙圓行圓  
言而應圓物要匪所長故雖碌碌以亡竒亦每落落而難  
合不自意揚州之役誰其誤老子之知李鷹因蓴菜而言  
還方且位數行下何遜為梅花而再往則已難頃刻留顧  
女無醜好而見如者事之常然心有是非而頓異者機之  
政吾亦從此逝矣徑尋三逕之盟未嘗過而問焉恍隔十  
年之夢嗟短檠其永弃倚長鋏而不彈會班文德以聽麻  
知董戎昭而受鉞長者絕子子絕長者有邀元亮於道中  
將軍負腹二負將軍欲致石洪於幕下衆人固不識也夫  
子可復許乎獨自傷驚餌之魚今安用乘軒之鶴政恐重  
煩於指目亦嘗盡布其腹心迺勤翰墨之光堅如金石之  
約豈兩魯生不至固亦博士之所差彼一范增何如未必  
楚王之能用至於忌之入不逃付度之私蓋上賓自有郝  
超諒下客難容於毛遂汝不用言大不行道我則奚為向



以國士今以衆人是殆宜去深監覆前之轍亟回輿盡之  
舟既與世以無緣因抗章而有請謂徑卧一丘而已足初  
不失於屠羊惟曲成萬物而不遺將復充於振鷺粲然雲  
朶來自日邊將今論著於道山仍昇升華於郎省夫何為  
者有移光範之書止或尼之倍費化鈞之鑄仰窺妙畫莫  
贊元工茲蓋恭遇季足以為帝者師言足以為天下法治  
象如一陽之復迄回厄運於熙平兵氣無半燧之驚坐寘  
邊陲於寧又念中國夷狄盛衰之變在君子小人進退之  
間故凡夾袋之搜羅至飭緹函而酬酢重念某已上有司  
之廩祿久稽莫府之文書縱微我公厭薄之心寧免等輩  
嫌疑之跡天地寬如有礙方知行路之難田園蕪胡不歸  
終覬還山之樂敢因謝幅併控懇悰

代鍾監丞除秘書省著作佐郎謝丞相 梅亭

涉筆膠庠正覓丞哉之負濫等冊府復叨儒者之榮蛻凡

骨於高明聳危肝而感激切以圖書之府實通天上之星  
辰英雋所躔不受人間之天日未能免俗何自為郎左太  
冲之賦三都始求此職岑文本之奏二頌乃稱是官况黃  
道日月之明值紫皇春秋之富錡韶鈞而蔚虎鳳邁漢九  
流充棟梁而汗馬牛過唐四庫職固隣於書嘉名亦近於  
郎烏是為清資宜擢素望伏念某楚狂一介鄭重半生世  
科不補於遺餘家學僅傳於淡泊三仕甘廣文之冷若將終  
焉一朝按從事之尤聊復尔耳敢意大鈞之播真無鈍鑿  
之遺因其就湏入之章華之以不次之擢籍田之芟載柝  
既沐三熏博士之冗不治更榮再轉但欲乞治中而去詎  
敢窺廣內之巖蓬弱風波敢望接三神之武蓋鹽朝暮初  
無送五鬼之文忽從米廩之間驟綴蘭臺之屬孰主張是  
遂濟登茲伏遇 某官命世真儒爽邦哲輔載萬物以坤  
元之厚飪百度於鼎寶之和李贊皇五十四歲而相君其



年如父王文正一十八載之當國惟德之符方宏翁受之  
規莫廣旁招之路有憐冗散亦玷超遷某敢不讀未見之  
書求多聞之友總一百三家之畧益深稽古之功據五三  
載籍之遺或上得賢之頌

除校書謝丞相

西山

上翰林主人之對繆貢芻言陪瀛洲學士之班遽陳華選  
拜恩寵甚拊已矍然切以 聖朝重英俊之儲冊府萃圖  
書之富匪特養其資望蓋將充乃見聞使旁搜博覽優游  
文史之清庶潛省默觀磨礪器質之美觀作人之有道殆  
與天而同功故止義旣盛於一時而豐芑尚遺於數世大  
者光明魁壘足以翼邦家小者靖重端方可以善風俗深  
嗟流弊浸異前規育才之意視以具文庀職其間指為借  
途至有身居儒館心別鶩於高華名在書林手弗親於雋  
校鄙習相仍而莫悟清途公是以反輕力回此風政賴今

日不有魁奇之彥孰堪采擢之公如某者冥頑不靈孤苦  
自奮蚤服師資之訓粗知學問之方連歲科名似未忘於  
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偶玷班行坐縻廩稍贖宗  
殷學無補斯文博士秦官何裨未議雖本為貧而漫仕未  
嘗枉道以求伸胡然誤恩陟是清貫念昔脫身於場屋益  
思銳意於簡編然家無鄴侯插架之藏徒日發董子下帷  
之憤今將徜徉東觀凌厲西崑閱河圖寶訓人間希有之  
珍窺金匱石室歷代不傳之秘刊偽謬含咀英華庶幾訂  
因文字以窺聖賢之用心夫豈假梯媒以為富貴之張本  
昔揚雄之居天祿蓋二三世而不徒官而韋述之在集賢  
亦四十年而後半業故能發揮大典焜耀方來此前修之  
所已行而小子之所願學迄成微志有賴洪私茲蓋幸遇  
某官直道不回孤忠自許舐排群枉已去虞朝之四凶汲  
引衆髦當思孟氏之三樂至如不佞亦在兼收且令身遠



於塵埃得以神交於篇牘期待過矣銘感何如其敢不淬  
磨新功尋繹舊業丹鉛事點勘可勿殫是正之榮金石無  
磷緇尚克守初終之節

除國子錄謝丞相

梅亭

金耀元司愧之主書之最壁流選屬叨升糾事之聯非有  
清資而致然夫何素望之及此一陶厚甚三省矍然切以  
化民成俗由學乎其來已古授業傳道解惑也必惟其賢  
况風化之本原尤國人之矜式雖居小職亦選鉅儒在  
元祐間實用張橫渠之輩至 紹聖末亦取游建安之流  
此豈庸虛所能稱塞伏念某稟資苦窳殖學踈蕪小人可  
以小知無廣大高明之見大慙謂之大好乃瑣碎俳偶之  
辭矧至四五十之無間重感三千鍾之弗洎兩鬢已雪百  
念皆冰敢意登畿獲齒莞庫陳人無用苟安掌故之縱名  
士滿前詎堪首善之職忽蒙分席莫遂循墻有先達者為

之前尚恐後生之可畏占小善者必以錄益知大播之無  
垠伏遇 某官柱石九筵權衡百度粉米山藻之色別繪  
以袞章鹽梅水火之味殊飪之鼎寶雖當青衿刺學之後  
不替緇衣好賢之心有憐蠹魚之專俾致螟蛉之祝天位  
與共天職是豈出王公之私人患好為人師特恐犯聖賢  
之戒某敢不益磨行檢加飭禮維懲創孝先之晝眠追隨  
昌黎之晨入命汝教胄豈徒教小技之文章匪我求蒙願  
勉求放心之學問

除祕書郎謝丞相

巽齋

教分麟族正懷非座之慚恩昇鹿車遽冒超凡之寵陶鎔  
至此銘篆若何切惟敷歷於清班無若翺翔於中祕人間  
風日不致處海上神仙皆在焉讀平生未見之書為儒者  
至榮之選謗焉若某何自為郎已驚鬢髮之星霜更愧形  
骸之土木有鴻其造而蠶其間白玉為堂洗塵縱之飄墮



青藜照字覺老眼之增明了無朱墨之應酬差有丹鉛之  
點勘細熏螺甲小破龍團人言養望之林不嬰以職自謂  
清心之地蓋省其躬蓋處之佚者其責深待之優者其望  
重一絲不絡馬欣度日於閑中千里問途主索追風於足  
下倘優游而弗念則儲蓄以何為縱稽報德之期宜識受  
恩之日茲蓋恭遇某官代天元氣為世宗工傳鼎鹽梅孰  
識均調之妙狄門桃李不為種植私故廣生成下至庸瑣  
某敢不益鞭鈍質仰副殊知弱水三萬里之遙已蒙汲引  
瀛洲十八士之直當究討論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武諭謝丞相

巽齋

邊暮終更方爾岩瞻之敬膠庠濫吹遽蒙鈞播之慈晚節  
有逢懦裏尤激昔高廟之聖敬恢於寶宇故武成之教  
實視於辟雍講明正在於兵機諭導乃參之文士蓋壯者  
修孝弟忠信斯可捷秦元戎閱禮樂詩書故能強晉惟平

居積摩義漸仁之習則臨事有捐軀徇節之臣教所設以  
如斯材非通而孰稱如某者性資蒙陋學植榛蕪策名仕  
籍幾三十年竊稍縣官纔六七載青衫勃窣半成霜葉之  
枯白髮蕭疎但覺雪根之長幸辱知於大造未終棄於明  
時重登桃李之門果入參苓之籠俾離塵滓晉覲光榮以  
其俎豆之儀勵彼于戈之學越雞伏鵠卵初應笑其弗能  
遇某官學擅青氈家傳黃閣意常存於精白身獨任於  
安危同德三千孰有勲勞之舊除吏八百了無親故之私  
如日月之昭明乘風雲之際會孜孜政理惓惓人才取寶  
螺贏負螟蛉終當期於自化退惟其故曷以得斯茲蓋伏  
於山閔道間之橫棄市駭骨懷廡下之長鳴故使么微之  
亦歸鎔冶某敢不誓堅素守期答洪恩延見生徒宣昭  
德意鳩起控地既得同莊叟之道遙為飛戾天尚均被周  
家之長育



除將作監直華文閣謝丞相

後村

郡紱使華十年迭試朝班閣職一旦驟遷絲毫無蹊徑之  
 振綠頂踵出廟堂之啓擬伏念某虛名作葉實踐有慚周  
 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忱緒言之猶記交懽丞相平太尉  
 勃之際非啞舌之所能粵從公府掾之免歸長為田舍翁  
 而無憾然猶左符西泝單傳南馳上察孤忠每欲赦虞翻  
 之罪朝無死友居多讒韓愈之人一招一麾屢起屢仆屬  
 元台之提筆由散地而駕軺發擿技窮終匪當道埋輪之  
 手平安信遠不勝高堂扇枕之情叩閣陳宜去之言席藁  
 拜弗俞之詔乃若陞華班序寓直圖書曩梯登九天之難  
 今帆借一風便謂孟博頃嘗出使慨然登車念揚雄久之  
 不徒官老於執戟詎敢望此日翹閣開東之禮庶幾為異  
 時墓道征西之題向非吾相之猶天誰與鰥生而為地茲  
 盍伏遇 某官衛武公之抑魯儀休之廉 陛下諒其至

公血誠海內目為鉅人長德上道揆下法守國之所賴以  
 永存恩已出怨誰歸士或不知其密啓遂令枯朽亦玷光  
 華然某將母不遑容身無所暴子蒙繡衣之遣豈不貪榮  
 賀賢以黃冠而歸終期得請

代江淮陳制幹 除監丞謝丞相 梅亭

烏幕充負方驟通於閨籍雉工列屬更躡造於朝紳不三  
 閱月之間乃兩承天之寵感恩踰分拊已增慙切惟國朝  
 立法之至公人材循序而後進欲其脫選必限以六考而  
 率以五負至若轉丞非內之郡院則外之諸郡縱有特頒  
 之殊渥亦難及越於常規盍須得百年幾見之人乃可稱  
 一歲九迂之命詎容異數猥及凡材如某者稟質穎蒙賦  
 材迂滯蚤記教忠之訓未知造道之摘句分章方粗耻空  
 談而無用陳力就列豈敢大言以為欺容貌不能以勝衣  
 智畧何有於湊輻適英主際中興之運而遺黎懷內附之



思遂令白面之書生往贊碧幢之元帥雖戎政無能為役  
然君命寧敢辟難齊人歸強正可閔離一之黍周行多士  
詎容伐坎坎之檀敢啻稟議之來沔沐超迁之寵甫離七  
階之選遽參貳監之聯家人蓋有嚴君昔居是戚癡兒未  
了公事乃世此官既材能不及於中庸又名實未孚於上  
下挈提至此稱塞謂何恭惟某官命世宗工奕邦碩輔積  
十五年秉鈞之績成七十城憑軾之功謂明王立政惟人  
當廣開於塗轍而宰相代天理物難純用於規繩將收度  
外之材用作邊隅之氣必使蒙臯比以出姑為買馬首之  
謀故畧等夷特加簡拔某敢不仰御恩意退懦激衷指心  
誓報於寵靈臨事益思於忠力得人朝廷得人幕下無愧  
石洪溫造之流遇我國士遇我衆人明辨中行智伯之報  
除宗簿謝丞相  
後村

奉親還里自殘鳥哺之私被命造朝俾綴鸞行之末奔馳

就列俯仰懷慙切以世道之消長不常人物之會通絕少  
范歐興慶曆之文治莫引用於聖俞馬呂致元祐之諸賢  
偶見遺於無已况如晚輩敢望前脩伏念某幸荒于嬉年  
運而往書無成而劔又去悼少日之狂圖道不修而文有  
名犯昔人之深忌頃懲飛語尽掃空言時於斷簡以研尋  
稍見高賢之旨趣愛令伯陳情之表流出胷中喜淵明歸  
去之詞寫諸座右豈肯晚暮忽際休明雖遣巫咸而下招  
其如太史之留滯猶著朝籍且參閭謀好事擲掄已有移  
文於逋客故人規祝願無圖利於大夫迨茲將幕之移亟  
有祠庭之請蓋鶴髮久相安於半菽而鷦巢止願借於一  
枝乃念衡泌之棲遲示朝廷之收拾谷鶯初出恍驚迂木  
之榮海燕暫來深認卷簾之意非上相適奮庸於廊廟則  
孤生必終老於山林茲蓋伏遇 某官以帝者師為天下  
宰更聖化於膠柱不調之後還主柄於太阿倒持之餘進



君子退小人每致嚴禾莠之辨開誠心布公道亦不廢草  
茅之言遂使畸人忝陪髦士某受知至此圖報茫然雖資  
以事君粗誠移忠之大義然不遑將母終希錫類之深仁

代除軍器簿謝廟堂

巨山

班聯廷理俾共贊於邊籌簿最司兵忽驟還於朝著何過  
聽之及是感誤知而凜如伏念某蚤繇諸生偶竊末第遭  
時多事顧毛錐子安用哉不孝少文蓋黔驢技止此耳徒  
以叔舅適當於捆寄得同子姓參典於軍書每慙區區紙  
上之傳焉有婉婉幕中之畫縱或因人而成事其敢貪天  
以為功展我甥弓孰云無忌之酷似有吾道在自甘李廣  
之數竒惟公朝欲增於制垣故內幕亦屢膺於宸綍啓刑  
書而庶中正未遑入佐於法鄉除戎器而戒不虞乃復叨  
居於短簿况伯舅長錡攔之務在一時為冰玉之榮雖自  
為謀殆無過此茲蓋恭遇 某官以吾身為世道之標準

以吾心為人物之權衡妙幹一元措天下於四維之固兼  
收群策奉明主於三代之隆曾微葑菲之遺於樂菁莪之  
育致茲冗散亦被生成某敢不服此厚恩勉旃遠器弓人  
為弓而矢人為矢將技藝之咸精智者謂智而仁者謂仁  
惟鈞陶之獨運行瞻光範尽布輪囷

除礼兵部架閣添差制幹謝丞相

秋崖

贊畫戎垣恍失邯鄲之步策名故府又為淮海之遊江山  
未厭於逢迎歲月幾何其熱濶一陶厚矣再駕矍然伏念  
某蠢簡故貧牛衣猶暖半畦夜雨甘自隨黃獨之饒兩鬢  
秋風已不作青衫之夢等輩迫之於場屋詞章奚有於度  
程亦惟山林鄙野之人未解世俗媵阿之語寧為雞口雖  
別闈先諸子之鳴幾上龍頭而當路斥老生之戇時已不  
偶今其謂何故方解襪於田間未免化堯鑿於塞上每  
懷士稚風濤作擊楫之聲竊憤元顏沙草瘞盜邊之骨顧



頻年之多事豈吾國而無人乃飛塵餘韎韜之腥而淒雨  
嘯愛魑之鬼寧復煙火萬里之氣象抵傷山河兩戒之圖  
書恨无能為惟有痛哭謂此曹宜東高閣請跋泰平矧多  
病欲歸故廬自知坎壈夫何誤渥仍贊舊知與聞典故之  
藏增重賓僚之遣繫錯節盤根之無取然輕車熟路之可  
尋弓藥揚州歎已老三生之杜牧桃花春觀笑重來前度  
之劉郎大哉塊坱之中容比公微之賤茲蓋恭遇 某官  
以帝典熙庶績以皇極受群材日月亭午而无斜陰已開  
治象天地既交而成泰道尽入鈞衡念窮邊有北儼犹之  
憂屬大柵重東諸侯之寄遂使菁莪之樂育亦勤棫樸之  
能官某敢不夙夜在公東西唯命文書盈於凡閣固非庸  
陋之堪任勝筭運於籌帷或覲艱難之共濟庶洒腐儒之  
耻用酬 真相之知

除架閣謝丞相

梅亭

十年出幕迷舊跡於新蹊一氣轉鈞納陳人於故府拔之  
喧囂倥偬之役賦以棲遲偃仰之間蛻凡骨以漸輕聳危  
肝而知感切以周九職之任既重司書唐六典之分已存  
掌故至若版曹之籍專之金耀之藏在昔時特曰莞庫之  
官至聖世則為儲材之地栽培拱把備震風凌雨之忻懽  
追琢瓊璫供方澤圓丘之琮璧豈應庸下偶玷選中伏念  
某質竊無奇季落不殖少時磊隗尚抱風雲之壯懷中歲  
蹉跎稍除湖海之豪氣漫焉未能信之仕已不足畏之  
年生辰挹斗而揚箕竟失餘而得少奴星結柳而送鬼柰  
驅去以復還周行万里之閔山復累一陶之坯治馬伏轅  
而螻局直為仰秣之謀燕巢幕以差池猥沐捲簾之顧南  
宮攷藝濫厠使令東閣望塵曾微懇禱忽使接紳綉之武  
遽令司凡閣之文蠅頭牛腰姑備朝廷之遺忘鼠牙雀角  
僅防吏胥之謾欺白日青春了無公事黃簾綠幕宛是儒



生非大鈞妙播物之仁則小人無得與之理茲蓋伏念  
某官經邦碩德濟世元勳竊窺克舜君民之心豈數常平  
父子之業寶鼎九廟以衣裳之會金城四方於樽俎之前  
元齡入相二十三年求賢則如一日吉甫薦士三千餘輩  
流澤蓋在異時碩惟孤賤之蹤亦綴收羅之數某敢不溫  
尋宿李討理初心商財賄計班賞恐孤德懋：官之意屬  
廉耻行礼義圖報先竟：後之恩

代謝除華文閣直學士

方秋崖

分相邊城蔑聞治狀進班遽閣猥玷除書蓋懇切而牢辟  
者凡六章其趨起而未遑者餘半載終莫回於成渙亦切  
慮於瀆蒙雖李廣數竒正不羨侯於校尉然汲黯妄發或  
疑敢薄於淮陽蚤夜以思進退維谷正恐酬恩之無所復  
虞留令之有誅且貶而寢以榮為懼伏念某馬齒加長鼯  
技已窮匈奴不滅何以家為報國之心猶鐵王事多難維

其棘矣憂時之髮欲銀旋觀兵氣之纏可駭旋頭之彗孰  
禦強夷之猾夏尺筮以筮盍來群策以防秋寸陰是惜今  
乃脉絡之不貫安得精神之自強內阻外訏事已至此朝  
奏暮報人尚遲之胡為書檄之交馳竟令歲月之虛老思  
慮所及夢寐亦驚若然則進直於西清亦奚以少寬於北  
顧言觀綸綍有覲縉紳茲蓋伏遇妙造化之權公刑賞之  
柄陳十事以堅帝意首及人材有一德以享天心力扶世  
運進言之暇勸上勿遺使非意之僥踰迄不容於控避某  
已上丐骸之請難忘刻骨之銘一夫向隅為主憂豈敢懷  
於畎畝四郊多壘則臣辱慨徒死於封疆

除秘書監謝丞相

劉後村

餘哀未釋遂空萱草之堂新渥驟加俾長芸香之閣身獨  
先諸人而起廢衆皆云元老之憐才伏念某忝乾道之故  
家陪端平之髦士百僚之上荷丈人於甫甚真四海之人



謂相國知愈之至然而動多跋扈九幾招麾去來不翅双  
鳧乘鴈之微晚暮乃逢一馬二童之入放翁賜第蓋舊李  
間燕之言嘉叟掌綸尤先朝稀闊之典雖明揚於春書實  
密啓於細旃方置身漂搖而未安類有物驅逐而使去及  
夫再調鼎鉉重遣弓旌子欲養親不留誦斯言而永慨臣  
雖老卿尚少嗟此念之久灰敢圖英袞之精明俯記祥琴  
之歲月黃紙猶溫青氈復還謂瀛洲夸士之登音以為於  
佳話如鏡湖狂客之去豈宜見於盛時力推挽於陳人使  
追隨於郡彥茲蓋伏遇某官陽休而山立春育而海涵給  
札而來廣館閣儲才之意乘槎者衆洗渠觀无人之譏雖  
已為丘壑之謀尚喚起釣天之夢而某目眇頭白心在力  
疲外切殊榮中包厚愧映藜而校天祿顧博洽之有慙戴  
花而老洛陽或風流之可繼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三十四

續集

李友春



書